

范曾诗文书画集·论文卷

论文学



论文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文学 / 范曾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范曾诗文书画集·论文卷)
ISBN 978-7-300-11152-0

I. 论…
II. 范…
III. 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4902号

范曾诗文书画集·论文卷

论文学

范 曾 著
薛晓源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010-62511398 (质管部)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30mm 16开本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张	15.25 插页2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50 000	定 价	76.00元

诗文书画集序

范 曾

古有善文而不善诗者，而善诗者不善文则未之见。盖诗、文除思想为其核心而外，词藻之择用则诗必难于文。诗于音、韵之要求殊严，苟累积不丰，则必窘于内；既有词藻矣，而无奇思妙想，则必赘于外。而善文者苟有诗之修养，于骈骊、对句、排比往往信手拈来，皆成妙构，则其文必异于庸常，而富于奇趣。诗虽非其长，而有裨于其文则必矣。近世有桐城派大手笔马其昶者，其文固一世之雄也，与范伯子为连襟。伯子先生激赏其文而每讽其诗，马其昶则盛赞其诗而颇颇其文。文人之交，盖不在宴饮之豪兴，而在书屋之口锋也。

善诗、善文矣，而又善书者，古之大文豪大体如此。因科举之第一印象，为试卷上之书法，能于科名过五关斩六将而书法恶劣者，不可得而见也。故古之命臣、大吏、学者，字不佳者极少。近世则不然，科举见废，报纸以兴，报上文章备极华赡，而其稿则不忍或睹，如北京大学名儒刘师培是其人焉。亦有美学家吕荧者，文字之美自不

待言，及见其手稿，则其美文必打相当之折扣（当然不必）。

善诗、善文、善书矣，其砚中剩墨正无所施用，适案上有陈宣一纸，则跌宕数笔，竟有高雅之趣。久之，画石；又久之，画竹：文人画形成之过程，无一例外者此也。非若今之称“新文人画家”者流，胸有糟糠，而隳弃清逸，及题字之时，语焉不通，错字连篇，非文人而能作文人画，直可入《笑林广记》矣。

中国画家而无书法功底，绝不可与于第一流之画家。此无他，中国画凭写而不凭抹、不凭描、不凭喷、不凭洒。中国画是灵智之域的胜果，不是耐心从事之苦差，更非费力卖块之工役。笔锋之运转，来自画家神经末梢对心灵悟性的传递，当神经末梢与笔锋合而为一之时，则天地精神在焉、人世沧桑在焉。每读八大山人画作，往往神思渺渺，天外烟霞，共我徘徊，真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苟非笔墨神妙，何能置读者于梵天仙境。八大山人具诗人之魂魄，而略欠者诗人之章句，此固为一缺憾，然较死于章句而无诗人魂魄者，则不啻天壤矣。

有问范曾诗、文、书、画水平之排列，画家必以为诗、文佳于书、画，作家必谓书、画佳于诗、文，其中心理的微妙感，不难体会。以我自己之评，凡至某一境界，略无可比列者，则自比其甲乙，不亦“迂阔”乎？愚事不作，智者不惑，余其勉旃。

风从哪里来

(代序)

风在哪里？在天边的云丝雾影，在陌上的柳絮蒿蓬；在春天偃伏的碧草，在秋天飘零的丹枫；在高樯的一叶帆，在骥尾的千条线；在寺院的幢幡，在心头的旌旗。风在哪里？禅家告诉你，看，如云离月；道家告诉你，听，爽籁在天。宋玉说，在青蘋之末，在腐余之灰。苏东坡说，在木叶尽脱的树梢，在明月徘徊的江上。风在哪里？风在高渐离易水的寒筑，在诸葛亮赤壁的草船；在汉高祖威加海内的战袍，在岳武穆声彻天外的霜蹄。

大气的流布，浩瀚无垠，聚散之间，风起云涌。顺应时序，汇而趋之，滂沛于天地苍冥。风为人类带来料峭的初春，熏蒸的炎夏，萧瑟的寒秋，肃杀的隆冬。习习然，南风也；浩浩然，东风也；瑟瑟然，西风也；凜凜然，北风也。那掀动天宇的是飘风，吹立沧海的是飓风，摧毁崇楼大厦、卷走林莽乡镇的是龙卷风。风为人间描绘着多姿多彩的画图，演化着大自然的喜剧和悲剧。它无所不在，无隙不入；它遣云使水，命雷掣电。它吹绿江南岸，吹白北国山，吹蓝西域天，吹黑东海潮。风是造势设色的大手笔，大地穹昊是它无际崖的舞台。

风是什么？风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她温情地、羞涩地在你身边掠过，忽焉睫在目前，忽焉远在天边。她使万物复苏，她悄然来临，在桃花的蓓蕾，在柳树的枝条，在池中春水，在清晨露珠。一切萌动着的、闪耀着的生命属于她。风是丰腴美奂的少妇，她热烈地、亲昵地把你拥抱。她千般柔顺、万般风

情，那是万物繁衍化育的信号。她是花果的媒介，是鸟兽的信使。一切茁长着的、成熟着的生命属于她。风有时清绝，向人间播送九畹兰花、百亩蕙草的芳馨；风有时暴虐，一夜之间使“草拂之而色变，木遇之而叶脱”（欧阳修句）。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圣者或使徒，魔怪或精灵。风可能是祥和的，也可能是凶险的。然而用人类的道德标准以判风之善恶，则冬烘甚矣。风的一切都天然合理。草木之凋零，人以为悲，而严冬蓄芳，正草木岁寒之心，人又安能代草木作无谓之忧思？风在永无休止的运动中造就平衡，在莫测高深的变幻中求得和谐。有了风，一切才有了生命。一个没有风的宇宙，万有归于沉寂，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宇宙，那是佛家永远不败的智慧所感悟。入静的高僧，不知道有风动、幡动，六祖慧能对辩说的僧人讲，你们是心在动啊！然而，慧能的无差别、无妄想的境界距离众生还十分遥远。佛家以为风、土、水、火四大皆空，万有假合，色即是空。风在佛家看来，只是人们感知的表象，相信任何风，都不会使佛祖心旌微动。因此，生命的终极目标，佛家是证得涅槃寂静。而我们还在浮生中的人，则应在风中观测、思索、修炼；我们还会在喧闹熙攘的人群中散步；我们还会面对苍穹和人生一直研讨：风从哪里来？风到哪里去？

能以奴仆命风月的是孟郊，能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是宗悫，能凭虚御风、羽化而登仙的是苏东坡。苏东坡说：“你这楚国的兰台公子，比我这黄州太守、僭耳迁客还嫩得多呢！你为了讨好楚襄王，混淆自然之风与社会之风，造出雄风、雌风之说，而我以为你不清楚庄子的天籁呀，那空明清远的无垠天宇中，风起而声发，那是不假窠穴竹管的自然妙音呢！宋玉，你听说过么？你的《风赋》实在堪笑呢！”

然而诗人的确爱风，所以称他们为风人；他们直承《诗经》、楚辞的传统，所以称他们风骚；而诗人又倜傥多情，所以说他们风情；诗人偶有微行，被轻慢为风流。大自然的风，飘向诗人的笔端，协奏社会、人生的乐章。感知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是勃郁的陆放翁，他听到雄阔激烈的风；看到“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是慨叹的辛稼轩，他听到摧枯拉朽的风；彻悟“愁风愁雨愁不尽，总是南柯”的是忧患的郑板桥，他听到凄切催泪的风。而看尽繁华地、远绝是非乡的苏东坡，不再迷恋喧嚣的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时的苏东坡，由道而佛，无缘大悲已笼罩了他的生命，他渐渐远离了人寰，同时也远离了当年豪逸雄阔的自己。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长河，问一问，风从哪里来？追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年）到春秋中叶，那时有一部民间歌曲的总集——《诗经》流传下来，其中包括十五个诸侯国或地区的国风，足见社会的风，那也是无所不在、无隙不入的。《诗序》在论到何以称“风”时讲：“……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国史太师会其意而采风擷诗，孔子会其意而修编《诗经》，周公会其意而作乐成章，都有着“风天下而正人伦”的意义。“风”足以刺时喻势，讽谏君王；“风”足以敦促教化，襄助人伦。而这种“风”和直陈厉谏不同，和枯燥说教不同，往往“美在此则刺在彼”、“以美为刺”。中国诗教的温柔敦厚、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在诗的源头已十分清楚，在教化中仍让人有美的享受，这在中国诗的传统中应视作精华。孔子说：“洋洋乎，盈耳哉！”季札激赏说：“美哉，其细已甚！”这美哉、洋洋的国风，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陶冶了人们的性灵，无论是人格的、爱情的，都包含了永恒的价值。这一股清风荡涤了商纣以还的“淫风”；而淫风者，在《诗经》中当然会被剔除，其中最著者有桑间濮上之音，潘岳称之为“桑濮之流”，《礼记·乐记》则称其为“亡国之音”。欧西有女歌星某，每一演唱，千万痴男怨女依歌而和之，顿足捶胸，狂笑号哭。细析之，不过艳色淫态、噪音恶乐、悖光谬影与歌迷世纪末之空洞心灵相暗合，遂有此秽乱混浊之风靡溢于世界各通都大邑。各国警察之深拒固守，欲以纆绁演唱者，有由然也。

由是观之，风在自然本无善恶，而在人间必有优劣。清风所在，则社会淳朴，人文优雅，品行高洁，宅心仁厚；而邪风所披，则物欲横流，人心不古，贪赃枉法，盗贼滋生。而社会人文之风在哪里？在作家的生花之笔，在画家的丹青之影，在演员的一笑一颦，在诗人的一唱一吟，在上之所倡导，在下之所依循，在领导者的表率，在执法者的廉明。

听，白鹿之鸣，起于空谷，传来的是山间清风；泠泠七弦，忧忆大雅，奏出了琴上古风；举世萧条，故国独秀，经济市场已孕育着官商大调、浩然雄风。中国是一艘举世无双的艨艟，它需要这无边的雄风吹扬万里的征帆，它不能羁留于港湾，不能停留于昨天。我们深祷祖国福祉无量，祝她风正一帆悬，驶向横无际涯的绚丽的明天。啊！我欲乘风归去，归到我心爱的东土，归到我海外三载魂牵梦萦的故国！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

于巴黎美松白兰

目 录

论《诗经》

- 3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谈战争与《诗经》
- 41 “七月流火”我见
——为人大校长辩
- 43 再谈“七月流火”

论《楚辞》

- 47 屈原简论
- 69 汨罗江，诗人的江
- 71 少年读诗从骚始

论陶渊明

- 77 亦崎岖而经丘
- 81 乐天诗情

论谢灵运

- 87 万古千秋五字新

论唐诗宋词

93 山川神韵与诗人兴会

——读诗随感点滴

127 鹅 鹅 鹅

——怀骆宾王

129 杜公赞

131 丽人行

137 梦游天姥

141 从禅诗说寒山、拾得

145 夏塘赤子

151 海南怀苏子

153 缥缈孤鸿影

论辛弃疾

159 大丈夫之词

——论辛稼轩

论王国维

195 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

论《诗经》



思无邪
詩三百
一言以蔽
之思無邪
丙戌范曾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谈战争与《诗经》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古往今来任何战争都是极端的暴力行为。它是死亡的信号，而不是欢乐的节日。人类的历史，悲剧多于喜剧，而悲剧的主要内容则无疑是战争。《战国策》中有一则《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当时凭恃着虎狼之师的秦王想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许。秦王对安陵君的使者唐雎说：“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说：“臣未尝闻也。”秦王勃然，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在当时，他说得出也做得到。《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所载，自秦献公至秦王政（秦始皇）前后屠杀晋、魏、韩、赵、楚诸国的士兵，总一百四十余万。两千三百年前没有热兵器、没有爆炸，那是排头砍去或者活埋。“纸上谈兵”的赵括四十万将士一下子全被秦军活埋。农民战争的残酷性也不例外，那作诗述怀“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黄巢，杀人逾八百万。^①那是远远超出阶级斗争的观念范围的，是一种大恐怖。这样的残酷性，中西皆然，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之消灭迦太基，那是灭

^① 参见《新唐书·黄巢传》卷二二五。

绝迦太基种族的大杀戮。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夏代，苏美尔人的文化在地中海曾盛极一时。然而，因为塞姆人所建的巴比伦王国的胜利，不仅这优秀的文化灭绝，这个人种也不复存在，其间战争的血腥可想而知。随着苏美尔人在地球上的消失，那唯一可与中国古代象形文字比美的一种文字——楔形文字——成为远古遗存的一个令人哀伤的哑谜。对那无数生灵死亡前的哭号，这哑谜只是无声的回应。自上古至近代最残酷的战争当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此书中的每一个字，就使一百二十五人失去生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淋淋、最残酷暴虐的一个统计数字。

战争当然是破坏性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①这是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大哲老子的谔谔言教。战后十室九空，赤葵依井，崩榛塞道。饥荒之后继之瘟疫，饿殍横陈于沟壑，豺狼奔突于郊野。西晋永嘉之乱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②。

战争的破坏性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害，从古希腊巴底隆神庙（约公元前5世纪）到中国清代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的毁灭（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劫掠焚毁），所留下的庞大的残骸，无不使人对昔日繁华的一朝毁隳发出怅然的浩叹。

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所描述者非指一地，是诗人的意象之作，而所刻画又非军旅诗人可达的惨烈。“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魂魄结今天沉沉，鬼神聚

①《老子·第三十章》。

②《晋书·愍帝纪》卷五。

詩以興

戊午
龍會



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这无穷极的灾难根源何在？这种地狱变相的人间世有无尽头？有什么办法使古战场不复出现？诗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叩问。然则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对战争的源起，诗人没有可能作入木三分的判断。他说：

“周逐玃狁”，对；而“秦筑长城”，错。这真是浮泛浅陋之判。

当人类石斧相向的时候，那是人文未开时的争夺，远非今天我们所谓战争的含义。那时的氏族或氏族联盟甚至此后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伐，都只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自然淘汰律在起作用。黄帝和蚩尤之战、黄帝和炎帝之战都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也没有效忠君王的伦常。我想象那时的黄帝一定孔武有力、智商超群，力足以斗群雄，智足以伏诸夷，绝对是从荒蛮中欣杀出来的强者。那时的人群还没有道义的框架左右他们的思维，也没有伦理的绳索制约他们的行动，他们要保卫的乃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土地和食物。《三才图会》上画的黄帝已带着帝王的冕旒，那真是荒谬有趣。那是后代的画家据《周礼》凭空杜撰出来的偶像，似乎华夏的初祖不应披着兽皮麻葛，正应穿着这种天子的礼服接受万国来使的朝拜。古代也没有天子的概念，禅位云者，不是由于尧舜有着高尚的品德，只是那时私有制观念淡漠，因之部落联盟族长的传承与血统关系不大。战争成为一个含义确凿的词汇时，国家必已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战争以道义和伦理为其后盾并以为号召，那应当是商汤伐桀之时，中国诗的源头《诗经》也正可以上溯至此。

对人类历史存有总体性怀疑主义和对战争抱着彻底悲观主义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应属明末清初的归庄。他有着国破家亡之痛，对民族的深爱而转变为深恨，诗中所隐含的激烈的愤怒，化为表面的